



我32岁未婚,陈岚带着5岁的妞妞。来来往往半年多后,妞妞竟离不开我了。可这时,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27岁未婚的女出纳。我站在了十字路口。

之前,陈岚曾经提到过关于结婚的话题。当时,妞妞正在画画。她说:“妞妞这画画天赋可得好好培养,以后考艺校、学钢琴,这些开销我们得一起扛。”

我正帮妞妞扎羊角辫,听了她的话,手一抖,皮筋“啪”地弹在妞妞头上,妞妞“哇”地哭了,我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突然明白:原来半年的温存里,藏着这么重的秤砣。

我忙给妞妞赔不是,妞妞这才安静下来,过了一会儿,她抬起头,那双格外清澈,还带着点茫然的大眼睛,直直望进我的眼底,轻声问:“叔叔,您明天还来吗?”

我当时正在想,究竟要不要去见女出纳,听到妞妞的问题,含糊着答道:“明天,我可能有事。”

妞妞的声音带着一种令人心碎的、小小的执拗:“爸爸,您别不要我。”

“爸爸”,这个词像块滚烫的炭,猛地烙在我的心头,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胸腔深处带来细微的酸胀。

想起三个月前,我第一次送妞妞去幼儿园。陌生的环境让她怯生生的,像只迷路的小动物。她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,那无声的依赖,早已像藤蔓,悄无声息地缠绕上来。

“艺校一年一万五,钢琴班另算。”陈岚的声音从厨房门口传来,带着锅铲碰撞的声音。

我下意识扭过头。

她斜倚在窄小的门框上,腰上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旧围裙,手里还拿着沾了水珠的锅铲。厨房窗户透进来的光有些昏暗,勾勒出她略显疲惫的侧影。

视线越过她,落在那条横贯小阳台的旧晾衣绳上。绳子上,几件衣物在午后的微风中轻轻晃动。

这间狭窄、堆满杂物的出租屋,有陈岚精心擦拭过的痕迹,有妞妞散落各处的蜡笔和玩具,有饭菜的香气和洗衣粉的味道……

这些混杂的、蓬勃的烟火气,正无声而固执地渗透、瓦解着我过去那个秩序分明的世界。

二

第二天,我坐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里,对面是家里介绍的姑娘,李婷,27岁,公司出纳。

她穿着剪裁合体的米白色针织衫,笑容甜美,两个梨涡在精心打理的妆容下若隐若现。

她用小手轻轻搅动着半糖的卡布奇诺,声音轻柔得像羽毛:“林先生好!我妈总说,找对象就得找你们程序员,工作稳定,前景也好。”

她说话时,目光扫过我那个磨边的旧手机壳,语气中带着一种矜持的好奇。

“稳定”,又是这个词,像一枚安全又稳妥的标签。我端起冰美式,喝了一口,试图掩盖心头的烦躁和对妞妞的愧疚。

李婷拿起桌上的砂糖包,手指灵巧地翻折成一个规整的小三角形,然后仔细地收进她那只看

三

春节已过,再写说对联的事,似乎是马后炮。但我写的这篇文章,并不是为了配合节日谈对联,而是借着对联说往事。

如今年,大部分人家是不写对联的,市场上有现成的印刷精美的对联卖,买回家贴上,也很喜庆漂亮。但自己写对联,图的是一种情怀。

近日,因写著名作家碧野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文章,研究了一些资料,发现了碧野写对联谢乡亲的故事,颇有史料价值。

碧野1916年出生,著名作家,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2008年去世,一生著作等身,享年92岁,出版作品93部,创作近千万字。碧野出版了第一部写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《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》,出版了第一部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长篇小说《阳光灿烂照天山》,出版了第一部写南水北调的长篇小说《丹凤朝阳》。碧野写的散文有数篇收入中学、大学教材,他的名篇《天山景物记》被收入教材中,影响了几代人。在文学领域,与姚雪垠、徐迟并称为“湖北三老”,还被湖北省政府授予“终身成就艺术家”荣誉称号。

1970年秋天,碧野被迫放下创作的笔,与同样年过半百的夫人杨静作为下放人员,插队落户到江汉平原上的沔阳县毛场公社双到第一生产队,接受劳动改造。开始时,碧野夫妇住在一间牛屋,被烂漏雨,屋里到处是牛粪。生产队长看到碧野夫妇是两个老人,过意不去,找了村子背后的一间土屋,在土屋旁边搭了间茅屋当厨房,让碧野夫妇住了进去。碧野夫妇住在这间叫游家湾的村子里,和社员们一起劳动,插秧割麦收稻谷,老两口尽全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碧野夫人杨静为人和善,下乡时带了一些药,也懂得一些医学知识,村里谁家孩子病了,她就送药、治疗。不久,碧野夫妇和游家湾的人打成了一片,乡亲们对这两位下乡改造的老人很是欢迎,大家喊碧野黄伯,喊杨静杨婆。乡下很难吃到肉,碧野作为下放人员,每月有半斤肉票,而杨静是家属,连半两肉票也没有。乡亲们便把肉票塞到杨静手里,杨静不取要,乡亲便拍着胸脯说:拿去买肉吃,谁要是问起来,就说是我送的。

碧野是个作家,晚上要读书看报,可乡下没有电灯。生产队长知道了,就给碧野送了一盏小小的油灯。油灯做得很精巧,只能灌一两煤油,玻璃罩有波纹状的花边。碧野在回忆录里写到:“插队落户农村,本来天一黑我就上床,累得打鼾,无须照亮。现在,有了小油灯,入夜不瞌睡,反而灯光一照,精神就来了。灯光微弱,只照出一个小小的光圈。我就埋头在小小的光圈里,读带来的书籍,

起来价格不菲的手提包。

所有一切,都感觉和之前形成了刺目的对比。忽然想起上周的一个暴雨夜,我加完班走进停车场。电梯门在地下停车场打开,一个小小的身影猛地冲了进来。

“爸爸!爸爸!”妞妞的小脸兴奋得通红,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角。

她高高举起一个半透明的便利店塑料袋,奋力撑开:“我给您挡雨!”雨水顺着塑料袋的褶皱流下,滴在她小小的手臂上。

“爸爸,饿了吧?我和妈妈给您带了吃的。”她仰着脸,眼睛亮得惊人。

四

那个瞬间,寒冷、疲惫似乎都被那小小的塑料袋和几句简单的话语驱散了。

“林先生?”李婷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。我抬起头,眼前李婷精致的装扮和脸上的梨涡,在这些记忆面前,竟感觉那么不真实。

五

“上艺校的钱,我们……慢慢攒。”第二天清晨,陈岚发来照片:妞妞趴在地板上,用蜡笔画了三个歪歪扭扭,手拉手的小人儿,角落还有一只翅膀画歪的纸飞机。

周末的社区亲子手工课,妞妞手上沾满蓝绿色的水粉颜料,咯咯笑着,突然将小手用力按在我的掌心。冰凉的触感传来。她移开手,在我掌心留下一个清晰的、小小的蓝绿色手印。

“看!”她眼睛弯成月牙,“盖章啦!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啦,您跑不掉啦!”

清脆的笑声,盖过了旁边的喧闹声。我低头看着掌心的手印。旁边,陈岚正弯腰收拾颜料,几缕碎发散在颈边,看向妞妞的眼神温柔似水。

眼前忽然闪过一个画面:某个加班到凌晨的夜晚,陈岚抱着厚羽绒被赶来,一见面就把温热的被子塞给我,同时将一个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塞进我西装口袋,里面是几盒感冒药。

周末回父母家,父亲问起我相亲的事时说:“选老婆要选个让你半夜醒来觉得踏实的人。”那语气气得像叹息,却又重得像磐石。

六

一个深夜,我独自在家,胃部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绞痛,瞬间冷汗就浸透了衬衫。剧痛让我蜷缩在床上,意识模糊中,手指不听使唤地拨通了陈岚的电话。

不到40分钟,出租屋的门被急促敲响。打开门,陈岚头发凌乱,眼神里满是焦急。她身后,妞妞抱着个小米子,揉着惺忪的睡眼。

“爸爸!”妞妞看到我痛苦的样子,小脸立刻皱起来,带着哭腔扑过来,伸出小手轻轻揉着我的胃部,

七

看借来的报纸,心身感到舒畅。”

碧野在沔阳乡居两年,已经和村里的乡亲们亲密无间了。1972年底,在碧野插队两年后,省文艺创作室要调碧野回武汉。乡亲们听说黄伯和杨婆要离开游家湾回武汉了,都为他们高兴,但是又舍不得他们离去。武汉来沔阳接碧野回省里的卡车一直到腊月间才来,生产队长派了几个壮劳力帮碧野绑扎柜子和桌椅,村里的男女社员都来帮老两口搬家具装车。有人送来一篮鸡蛋,有人送来一包木耳,有人送来一包金針菜……这家送一包,那家送一包,把卡车装得满满的。

队长安排接碧野的司机吃完晚饭后,在队里守护人的房间住下,因为碧野的小屋里实在没法再住进一个人了。

碧野夫妇这个晚上决定做一件事。杨静到村中小店买了十五张红纸和一瓶墨汁,东西买回来以后,老两口除了点着队长送的小油灯外,还把碧野后来买的一盏大罩子灯点着,小屋内顿时亮堂了。杨静把红纸用裁纸刀裁成四十副对联和横幅,碧野拿出毛笔,展纸蘸墨,在红纸上书写对联。

“四海翻腾云水怒/五洲震荡风雷激”“宜将剩勇追穷寇/不可沽名学霸王”“为有牺牲多壮志/敢教日月换新天”“金猴奋起千钧棒/玉宇澄清万里埃”。这些毛主席诗词是碧野的最爱,他把有关的诗句,作为联语写出来。碧野写,杨静帮他铺纸,把写好的一副副对联摊开晾干。在乡村的小茅屋里,两位老人在静静的夜里,以此报答乡亲们的恩情。

碧野夫妇到游家湾插队后,春节时,村里人都请碧野写对联。碧野的毛笔字圆润厚朴,和气可人,像他的性格,乡亲们都喜欢。现在他和妻子要告别乡亲们回武汉了,他们对乡亲们给予的照顾无以为报,就快过年了,他们决定给游家湾每家写一副对联,以表心里的那一份感激。

碧野夫妇写完对联,已是深夜了。他们把写好的对联一副副叠好,然后,杨静提着马灯,碧野拿着对联,他们从村头到村尾,在每家门前的台阶上放一副。放完对联回家,稍作休息。凌晨4点,杨静做了一锅鸡蛋面条,碧野到队屋叫司机到家吃了早餐。不到六点,碧野夫妇随司机一起,坐卡车悄悄离开了住了两年的游家湾。

走得这么早,是因为碧野夫妇不愿惊动乡亲们,害怕与乡亲们告别时会难舍难分。

游家湾的乡亲们早上起来,看到门口的对联后,都晓得是黄伯写的。当队长和乡亲们赶到村头时,两位老人已经走了。乡亲们只能在村口对着通向武汉的公路大声说:黄伯、杨婆,你们一路平安啊!

碧野写对联,在江汉平原,在如今的仙桃市(沔阳县后改名为仙桃市)仍是一段佳话。

“爸爸不疼,我给您吹吹!妈妈说吹吹就不疼了!”

她鼓起小腮帮,认真地对着我的腹部吹气,温热的氣息透过薄薄的衬衫传来。

陈岚蹲在地上,熟练地拉开我书桌的抽屉:“早就让你别总吃外卖!胃药不就在抽屉第二层吗?以后记得随身带一盒!”

她找出药,又匆匆去厨房倒温水。看着她忙碌的背影,剧烈的疼痛似乎被一种更汹涌的情绪压了下去。

那不是完美的生活图景,没有优渥的条件和笃定的承诺,但在这副痛袭来的深夜里,她们娘俩像穿越战场的士兵,毫不犹豫地冲到了我身边。

八

选择的天秤依旧在内心深处剧烈地摇摆。手机突然震动了两下,屏幕骤然亮起。两条新消息的提示图标并非排开,像两扇通往截然不同未来的门。

指尖悬在冰冷的屏幕上,犹豫着,最终划开。第一条,来自李婷。文字简洁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分量:

“林宇,我妈今天又问起我们的事了。她说如果能定下来,最好结婚后赶紧要孩子,趁她身体还好,能帮我们带。”

李婷家境优越,工作也好,选择了她,就像是选择了一份设计精美的“轻松人生”计划书,里面是被一步步精准安排好的人生规划。

第二条消息,来自陈岚。没有文字,只有一张图片。点开的一瞬间,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。

还是妞妞的画,但不再是纸上三个孤单的小人儿。这次,画面被一个线条歪歪扭扭的大纸箱填满了。三个小小的、火柴棍似的小人儿挤在这个“纸箱房子”里,手拉着手,头挨着头。纸箱外面,是用简单的线条画的几滴雨点。

画面的最上方,一片用蓝色蜡笔笨拙勾勒出的云朵里,塞着一行稚嫩的字——显然是陈岚握着妞妞的手写下的:学费可以分期,但爸爸的胃病不能分期。

窗外,华灯初上,霓虹的光晕透过窗帘的缝隙,在地板上投下一道变幻的、微弱的彩色光带。

出租屋里异常安静。马路上的脚步声……所有日常的声音都像被是一道无形的屏障隔开了。

掌心里那个曾经的蓝绿色小手掌印,清晰地出现在眼前。

胃部又隐隐传来那晚的抽痛,随之而来的是妞妞温热的小手笨拙揉按的触感,是陈岚翻找药盒时急促的呼吸声。

目光长久地停留在手机屏幕上,停留在那幅挤在小小“纸箱”里的全家福上,停留在那片承载着沉重心意的云朵对话框里。

蓝色的字迹笨拙却清晰,一笔一划都像是刻进了我心里。

父亲低沉的话语,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:“选个让你半夜醒来觉得踏实的人……”

指尖终于落下,带着某种尘埃落定的决然,轻轻点开了那个对话框。

屏幕的光映亮脸庞,也映亮了那条通往踏实与羁绊的路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九

年画与灯

吴宇轩

一笔浓墨,染透杨柳青的岁月
一抹朱砂,点亮上元的夜色
伴着宣纸铺开,图案轻稳定格
年年有余的喜悦贴进了千家万户

红是吉祥,金是富足
墨色里藏着古镇最初的朴素
线条婉转,如运河的流水潺潺
一折一皱都是文脉深深的印记

墨色未干,灯火已上街头
年画与花灯在遥遥对视
相互不语,却把乡愁说透
古老与新生,在今夜相拥相望

这千年的文脉,不曾褪色半分
匠心的传承点亮每一个角落
旧时光的温柔,新时代的明亮
在此刻的杨柳青,共绘出一幅
热烈而温馨的团圆画卷



西青·新春走笔

“缚彩遥分地,紫光远缀天。接疑疑星落,依楼似月悬。”千余年前,卢照邻以诗为笔,绘就大唐元宵夜的辉煌景色。而今正月十六夜,当我踏上古镇的青石板路,望着眼前华灯璀璨如星河的景象,恍惚间,两个世界仿佛重叠,我与古人的情思亦遥遥相触。

正月十六“遛百病”,是旧俗,亦是新愿。这一夜,家家户户出门赏灯游街,祈盼新的一年健康顺遂。我随着人流,走进古朴的巷内,青砖旧瓦与焰火花灯相映生辉,商贩叫卖与儿童嬉闹交织成趣……可走着走着,却隐隐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我抬头望向阴沉沉夜空,才恍然大悟——今夜无月。人间灯火万千,奈何天公不作美,厚重的云层将本该皎洁的月遮得严实,便是连星星也不曾露面。诗人唐寅有云:“有灯无月难娱人,有月无灯不算春。”而今无月色相伴,心头难免有些遗憾。罢了,且赏灯去!

走进下一条巷子,映入眼帘的便是“年画里”的牌匾,横梁上悬挂着各色仿真花灯,阵阵风吹来,花枝摇曳,荡漾起一片花海,更有流苏轻扬,鱼儿翩跹,令人目不暇接。而最吸引我

最初注意到狄青,缘于他的小说。那年他只有16岁,便显露出超越年龄和阅历的心智与才情。自古而今,作为中国版图之辽阔,有趣之众多,文学早慧者不会是个例,发生个有趣的现象是,有的人才高而慵懒,有的人勤奋却缺乏悟性,若“才”与“勤”叠加,便远非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,可视为上苍恩典。狄青能在繁杂工作与琐碎公务之余,数十载寂寞攀爬,举凡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随笔、纪实、评论无不涉猎,领域宽阔,思虑深邃,加之手不释卷,笔耕不辍,写作已成为一种日常生活“常态”,枝繁叶茂,果实累累,也是自然。

某种意义上,若说狄青的写作无师自通,也未必尽然。真正说来,这个“师”,就是大量阅读,构筑了他的人文视野与境界高度,既是基石,也是天梯。古人云,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,说的也是这个道理。狄青得益于学,学是积累,思是识见。

狄青所涉猎的多种文学形式中,在我看来,最为得心应手的还是随笔。在文学体裁的大家族中,随笔并不占据显赫位置,不要说与长篇小说相比,就是置于中等体量以下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“丛林”,也与“恢宏”“壮观”扯不上关系,但有其厚积薄发的自身优势,看似“狭窄”,反映出的却是另一种宽广。撒豆为兵,以小见大,尽显滴水映日的能量,因而令许多大师青睐,不敢小觑。

狄青的随笔写作伊始,即显现出一种少年老成的清醒和从容。“30岁有30岁的毛躁,80岁有80岁的城府,毛躁浅,城府深,浅与深不代表对与错,有时候可能都是真相,有时候可能都不是。”(《回忆也任性》)没有“形而上”的说教,没有大而无穷的迷思,写作视域中,从文学殿堂、大师心思,到俗世万象、红尘人间,都能洞若观火,窥见门道,在引经据典、掰开揉碎的娓娓道来中,理性与感性交织,诗意与哲思兼容,散发着能使人增智明心的魅力。狄青何以自带早熟的忧患气质和笃定的悲悯情怀,或许可用尼采的一句自述解释,“从童年起,我就寻找孤独,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”。这是天性使然,辅以长期的阅读、思考加持,文字便生出了历史的纵深与现实的宽度,并形成具有标识度的个人风格。

《欲望设计师:狄青随笔精选集》一书,有三个部分,分别为《文人的情书》《榜榜皆江湖》《欲望设计师》,前两个部分以文学随笔为主,据我观察,其兴趣点多聚焦于作家。正如人们熟知的高尔基那句名言,“文学是入学”,狄青最关注的还是构成文学主体的作家本人。在《女人,或者天使》中,狄青也承认,自己“对作家的生活和作家情感的关注不亚于对作家文本‘技术’的重视”。人是复杂的、多面的,作家尤其如此,未必如人们想象中的那般“高大上”。“古往今来的很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里迷恋极端的生命体验,在文学创作的世界里却往往保持着中庸之道。”

比如“圈粉”无数的普希金,狄青提醒他的中外“粉丝”,这位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的“伟大而圣洁”的诗人,其实“与我们当下文坛上某个流行的说法截然相反,那个说法是‘文人在生活上要做个规矩人,在创作上要做个坏小子’。被光环笼罩的真相是,普希金‘有相当一部分文字充满了‘正能量’,另一面,则既是‘莫斯科警察局严控的‘重点人’,’同时也是‘莫斯科重点赌徒花名册中第一号诗人’。(《普希金的混不吝》)这种悖论现象,对于许多天真烂漫的文学爱好者来说,可能难以理解,却有值得玩味的深意。

2004年,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,因拒绝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一事而一时成为新闻焦点,里面除却健康原因,还有个理由,是她认为这个奖应该授予她喜欢和崇拜的另一位奥地利作家——彼得·汉德克。狄青感叹,“公开声明自己不配获得某奖项,而某个作家比自己更应该获得此奖,这其实很不容易”,这在当下文坛,难以想象,“明面上只要双方没有利益冲突,尽可以真真假假地相互吹捧、相互崇拜,仿佛各自都是对方的‘粉丝’。可一旦遭遇评奖,不好意思,除了自己以外谁都不配”。(《作为“粉丝”的文人》)不仅一语道破“皇帝新衣”的文人心症,还让人感慨万千。原来,这个世界不光存在着“文人相轻”的怪不怪,同时也有“文人相重”的别样境界。

谈到“文人的情书”,狄青脑洞大开,为浪漫的文人情事增添了些许娱乐元素。“鲁迅、郁达夫和沈从文倘若活在当

当年明月在 万家灯火长

顾宸

是,是街边两旁的年画灯笼,线条素净上,胖娃娃怀抱鲤鱼,身侧连叶田田,眉眼间笑意盈盈。一代代画工将对丰足生活的美好期许融入画作之中,构成“吉庆有余”的意象。而今,在暖光的映照之下,这份朴素的期许再次焕发生机,在每一位游人的心底漾起层层涟漪。

在这如梦如幻的光影中,我缓缓地向前走,不知不觉间,已经置身小吃街。我来到茶肆摊位前,兴致勃勃地买了一碗,一勺勺口,那甜味在舌尖蔓延开来,暖意漫过胸腔,我仿佛从凛冽的冷风中走进一个洋溢着暖光的春日。在这春寒料峭的时节,一碗热气腾腾的茶汤,不知疗愈了多少行人的心。

走出街巷,便是灯展主街。随着距离的拉

下,该如何给各自的爱人写情书呢?他们会习惯用所谓的微信动图表达爱意吗?张爱玲又会如何写呢?张爱玲固然愿意为一个男人“低到尘埃里”,但凭胡兰成的文笔,别说是一个张爱玲,同时在微信上与几个文艺女青年说令人脸红心跳的情话怕也不难。而萧红的微信朋友圈里大概率都是一些男人。倒是徐志摩与陆小曼,我认为他们大约会将二人间的微信情话记录全部打印出来,然后装订成精美的“情书”,里面还会插入二人的照片,自然会有人追着他们付高额版税出书……又何乐而不为?((《文人的情书》)情书与时俱进,作家自然也不例外,且会玩出不同的时尚花样。

集中的第三个部分则属于生活随笔。这部分篇目是及物的、人世的、在场的,而非闲情逸致、凌空蹈虚的产物。思虑边界的不断拓展,话题频道自如切换,文字可长可短,风格可庄可谐,这是修养、见识、性情和笔墨的浑然相融。更多时候,精准切入,绝不饶舌,删繁就简,笔法留白,令人回味。这或许与他曾有一段不算短的记者生涯有关,字里行间既有书卷气,也不乏烟火气息。

作为文学永恒主题之一的爱情,为生活提供诗意,生活也要为之付出成本,否则,爱情必然无足轻重。在狄青的描述中,以往“慢时光”的爱情中人,每天听到邮递员的铃声,是一份莫大的喜悦,会怦然心动,会奋而出,等待情书的时间,思念恋人的煎熬,都是爱情需要付出的成本。他曾经经阿拉善,在额济纳博物馆内,意外看到一封出于居延海附近的2000多年前的情书。“奉谨以琅玕一,致问春君,幸毋相忘。”短短14个字,只有称呼,没有落款,系知名不具。“春君”系一女子名字,琅玕则是秦汉时一种用青玉雕琢

而成的腰饰,男人送出爱情信物的同时,还可嘱咐恋人不要忘了在大漠边地的自己。这封没有寄出的情书,不知何故在巴丹吉林沙漠中沉睡了2000多年,狄青由此联想,“如果他寄出了呢?他心爱的女人又在哪里?也许在小桥流水的江南,也许在沃野千里的中原,也许在燕赵齐鲁的海边。这封情书,顺利的话,要在路上颠簸一年甚至两年,这迢迢的邮路就是成本,14个字牵着的是两颗心:女人倚门望穿天边,男人塞上孤枕难眠。爱情的成本,有相思,有惦念,还有考验。而唯一能够考验爱情的,从古至今都不是金钱,而是时间”。(《爱情的成本》)这番解读读使人共情,也是令人唏嘘。

一句古谚,狄青从中看到欲望的边际递减效应,其深层逻辑在于,“人性的弱点往往表现在被欲望牵着鼻子走。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欲望得不到满足时的拼打,就是欲望被满足后的挥霍。我们是被欲望作用的客体,更是产生欲望的主体。与其说我们被‘欲望设计师’设计,不如说我们越来越缺少对欲望的把控和修正能力”。(《欲望设计师》)其认知锋芒所向,直抵俗世人性深处。

置身于人们司空见惯、每日无数次光顾流星的微信“朋友圈”,狄青敏锐地注意到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,“只点赞,不点开”,寥寥文章,颇有看点之妙,“当一些人把自媒体平台的文章转发到朋友圈后,亲朋好友的点赞更使他们失去应有的判断力,就真把自己的文章当成好文章了。其实大部分人人点赞只是出于礼貌,甚至是只点赞,不点开。在这个圈子里,大多是水平相近的人,别人也希望用给你点赞来换取你的赞赏,以求得内心的满足。于是点赞成为交易,批评踪迹全无”。(《只点赞,不点开》)令人莞尔,会心一笑。

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。随笔像一面镜子,往往可以映照出自身的本来面目,正如法国的随笔大师蒙田所言,“我写的不是别的,只是我自己”,若写作者的知识面窄,底蕴薄,根底浅,难免左右支绌,捉襟见肘,笔墨无神,力不从心。随笔不需要论证严密,不需虚构传神,其核心价值是提供通透的见解和精妙的意趣,读者也可透过文字感知到那个“人”的独特心境。很显然,缺乏底蕴的随笔,复制人云亦云的老调,即使辞藻华丽,也只是披上“漂亮”外衣的一腔废话,这也是狄青随笔给予读者的启示。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六八期

“漕运盛景图”缓缓铺展开来,光影交错间,我恍若来到了几十年前那个繁华的渡口,看到商贾云集,人头攒动的盛况,听见船桨划破水面的声响,身边也好似吹来了一阵夹杂着水汽却让人感到无比舒爽的微风。目光转向广场,我便与火树银花撞了个满怀,放眼望去,在那片星海中,十二生肖灯笼栩栩如生,“游春仕女”衣袂飘飘,千年文脉熠熠生辉。

就在我沉醉于灯火人间之时,耳畔传来稚嫩的童声:“爷爷,您不是说‘十五的月亮十六圆’吗?可今晚没有月亮啊。”我好奇地看过去,一位老者正慈爱地看着他的孙子,轻抚孩子的头,温声答道:“无论你能不能看见,月亮一直都在。”

我好像突然明白了。

是啊,月亮一直都在,哪怕隐于云层,月辉依旧洒洒人间;传统文化一直都在,纵经万千磋磨,文脉延绵不绝。它也曾历暗夜,却化作不熄的灯火,指引后人前行。月亮一直都在,此刻,它就是那璀璨华灯,就是那千年文脉,就是那烟火温情,在我的眼前热烈而又含蓄地绽放。

当年明月今犹在,万家灯火岁月长。